四庫全書

子部

仕學規範卷九

宋 張鎡 撰

行已

張忠定公言吾項與今丞相寇公南陽張覃取大名府解試罷衆謂吾名居覃之右吾上府帥書言覃之德行於鄉里有古人風將以某之文近覃之文則未知覃之行遠某之萬萬矣遂薦覃為解元公曰士君子當以德義相先不然則未足為士矣出張乖崖語錄

王文正公常語人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欽佩斯言茍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出王文正公言行錄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未有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顔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者也顔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

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顔子亞聖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已上出濂溪通書

郭琮台州黄巖縣仁風里人至性孝悌浮沉民伍少喪父常有罔極之歎事母張氏頗極恭順娶妻有子而移居母室供給飲食必萃珍異凡母之所欲必親以奉之或經家人之手則憂形於色慮失母之意居常不過中食絶飲酒茹葷者三十年祈母之壽也母年一百四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鄉黨舉之至道三年耆老陳賛覩詔書存恤孝悌因率同里四十人具狀郭琮行孝事詣漕運使乞聞朝廷漕使馳詣其家以

根其事實因召母出與之坐飲以醇酎嗟歎良久遂具表以聞太宗覽而嘉之降詔書旌表門閭除其徭役觀者榮之母次年無疾而終香氣盈室琮哀號踰禮幾乎滅性鄉閭率金帛以助葬至今黃巖感琮之行善以事父母者十其二三矣

顧忻泰州泰興縣水豐里人十歲喪父以母多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雞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一日改志所居遠郡城幾

乎百里每遇二稅入輸語其昆季曰家之極難者顧付我必克荷之不顧輸稅慮離母之左右以失其欲也以是昆仲常多之母老目忽不能覩物忻日夜號泣祈禱天地刺血寫佛書數十卷母目忽明以至燭下亦能縫紝精神輕健雖少婦之不若晚年忽語其子曰吾傚汝不食葷食矣遂不過中食顏色如童稚年九十無疾而終

李瓊杭州仁和人居衆安橋東界幼失父家若貧而至

孝於母後以鬻綃為業家稍豐厚孝心益堅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母每諭之曰汝年長筋力頗憊盍求婢以給侍吾免汝之辛苦瓊曰凡母之所欲不親經其手意如有失其母亦不之強以是家人無敢怠慢凡市人知瓊之孝者物之出必先求以奉瓊瓊得之十倍酬其價或問之瓊曰冀誘其甘滑以奉母豈議價焉淄州人張用聞其至孝因與之卜鄰而居

查道字真之新安人也祖文徽仕僞唐至樞密使父元

方以父蔭歷殿中侍御史太祖克平江表元方隨李煜納欵即真為滑州掌書記道度量宏偉趣尚平澹慱綜經史尤長應用至性慈孝動遵禮法嘗在滑州母疾綿惙道調煎藥劑經旬不寐母思鱖魚求莫能得因詣黄河禱祝垂釣因而獲之重僅踰斤攜歸官舍為羮以進之母食而漸愈後聞者爭往或釣或網終無所獲人以為天賜之也親喪之後口絶酒肉雖深冬積雪常布素徒跣杖而後起終制就舉登進士

第歷觀陶尉徐州推官祕書丞知果州應直言極諫對策上第移左正言直史館京東漕運使雖俸入豐厚分給宗族孤寡為畢婚嫁者十餘家以是居常匱乏天禧二年自右司員外郎中龍圖閣待制出典虢略郡卒於官舍年六十二有文集𢧐表行於世道愛重節義導守名教未第日遊襄漢間假貸親舊得錢十萬途次適值故人嫁女頗窘支費道罄囊濟之其年罷舉時人伏其高義有郭代公之比焉

許俞宣城人也家世以儒術顯名江左父養高不仕俞風采魁傑襟懷峻整尚慕節義不妄交遊下筆立言慨然有濟蒼生之志季父逖有名於時爲尚書外郎器俞曰吾家千里駒也居常敦睦家人未嘗見其喜怒少喪母氏事父以孝謹聞供給甘旨晝夜不怠父之所欲雖千里必致之或隨計偕安輿扶侍稅舍輦轂與妻子共食麤糲晨夕事父必盡珍異常示豐厚恐貽父憂公卿之聞者多所歎服率俸以助其養父

年垂八十謂俞曰覩汝登科之後没于地足矣大中祥符七年俞果登科第授涔陽從事扶侍歸海陵别業即路有日父疾沉篤俞晝夜供省以至澣濯必躬必親或問其故俞曰澣濯於家人之手慮其厭怠焉父喪摧毁幾致滅性而家至貧多假貸於士大夫或歷父經由之地涕泣者永日嘗於通津寄泊佛舍值春景花發閉室静坐未嘗出覩赴牧守之名過琅山别院馬上忽泣下僕御問其由曰我父曽寄此也士

流伏其孝

李化清建業人也世以力田聞于鄉里太祖平江南化清避于暨陽兄弟多雜伶人以給晨夕化清潛諷詩書而孝悌恭順動止循禮事母以孝常持巨竿釣魚以供馨潔後遭父喪哀號毀瘠四肢柴立造廬墓側栽植松柏雖妻子至亦不之顧暨陽多山民患虎豹晝設虎落夜無行民化清造廬之地絶焉里民多異之制滿還家疏糲度日遂教授鄉里從者翕然前進

士司馬詹為邑之佐覩其異行因為文以誌於石上已

出胡安定孝行錄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嘗同觀史畫猶能題品奈煩伯淳問君實能如此與他話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事持更有甚工夫到此

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胷為悔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小稱意事猶喜悅有淪肌浹骨如春和意思何況義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悅一作見處豈能養心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

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甞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柰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

信矣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扵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人茍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曽子易簀須要如此乃

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
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
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
所不肯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為穿
窬必不為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
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
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得
及其陷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

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别昔若經傷扵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扵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扵義生不安扵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張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

過已上出程氏遺書

仕學規範卷九

仕學規範卷十

宋　張鎡　撰

行己

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伊川與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閒正月一日因弟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須當暫往潁昌見韓持國盖韓八十也春中往造焉久

留潁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宻謂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黄金藥楪一重二十兩似可為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為詰朝遂歸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政謂此爾再三謝過而别

祁寛因問伊川謂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尹彦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専令用敬以直内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為不敢妄作不媿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説往年先生歸自涪陵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内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校也耶先生深以為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説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説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葢常人之情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已上

出程氏外書

戲謔直是大無益出於無敬心戲謔不已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善戲謔之事雖不為無傷

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為不當為之事自知

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盖人欲無饜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

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待覊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盖用心未熟容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失者只為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

凡所當為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

以為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為其不虛心也又病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不能下官長為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扵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已上出横渠理窟

公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史離此也又

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唯儉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

出范忠宣公言行錄

曹彬為樞密使河北每季支散銀鞋錢一日密吏忘誤過期因彬檢舉連支兩季酒坊副使弭德超奉使河朔還奏其事言軍情大歸於彬太皇赫怒即日罷樞

密使以鎮海節度使歸本鎮彬不之辨陛辭赴青州乃以德超為諸衛將軍檢校司徒充樞密副使既而小人乘君子之器不克負荷舉措乖當時出醜言上瀆朝政下侵同列自以為有社稷大功朝廷酬之未當太皇聞之大怒削籍隷登州沙門島名彬自青州復拜樞密使對揚之日但再拜謝恩亦不言及前事歲餘德超卒於流所上始命錄一子官彬乃進言乞盡錄用其四子皆授西頭供奉官德音諭彬曰乃此

成卿美名耳

杜淳明州定海人九歲舉神童不得名退歸杜門不出以讀書自適早孤事母至孝母亡廬墓至服除資産盡以遺其季滋一毫不取不婚娶日以經傳為樂郡太守聞其名往詣之避不與見學者親之惟談仁義言終不及世務鄉閭忿爭疑者就取決之勸人必以孝悌為先至和間卒於家 並出王氏談淵

林英年七十致仕起為大理卿氣貌不衰如四五十歲

人或問何術致此英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釋然不留胷中

呂文靖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時文靖與其夫人語四兒他日皆繫金帶但未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歸告夫人者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元祐初果大拜

黄魯直得洪州解頭赴省試公與喬希聖數人待榜相傳魯直為省元同舍置酒有僕自門被髮大呼而入舉三指問之乃公與同舍三人魯直不與坐上數人皆散去至有流涕者魯直飲酒自若飲酒罷與公同看榜不少見於顔色公嘗為其婦翁孫莘老言重之後妻死作發願文絶嗜欲不御酒肉至黔州命下亦不少動公在歸州日見其容貌愈光澤留貶所累年有見者無異仕宦時議者疑魯直其德性殆夙成非

學而能之已上出孫氏談圃

迂叟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鏜鞳人不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祅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鍾鼓矣

迂叟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

或問迂叟事神乎曰事神或曰何神之事曰事其心神或曰其事之何如曰至簡矣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

之為用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函心雖欲欺之其可得乎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為如制駻馬如斡磻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為而無益不若勿為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

人情苦厭其所有羡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羡已得則厭厭而求新則為惡無不至矣

人之情諱有而不諱無離婁之明人謂之瞽不慍矣伯夷之清人謂之汙不怍矣

鞠躬便辟不足為恭長號流涕不足為哀敝衣糲食不足為儉三者以之欺人可矣感人則未也君子所以感人者其惟誠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

益久而人益信之已上出涑水迂書

先生嘗言某初見老先生求教老先生曰誠某既歸三日思誠之一字不得其門因再見請問曰前日蒙教以誠然某思之三日不得其説不知從何門而入老先生曰從不妄語中入某自此不敢妄語先生曰且六經之中絕無真字所謂誠即真也故古者君臣師弟子之間惟是誠實心中所欲言者即言之故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

也宰我欲短喪自謂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曰安且今有士人於此必不肯自謂學而力不足也必不肯面質其師之迂也必不肯自謂居喪而安於食稻衣錦也彼三人者皆孔子高弟而其言如此者以其出於至誠也西漢之初去古未遠人心質朴惟務純實更無忌諱文帝時賈誼上疏曰生為明帝沒為明神顧成之廟稱為太宗元帝時翼奉上疏曰萬歲之後稱為高宗蓋當時羣臣凡心中所

言者即徑言之不以其言為不可發也蓋君臣之誠
故能如此先生又曰天下詐偽之風甚矣以某從少
至老觀之誠實之風幾乎一日衰於一日一年衰於
一年方今夫婦兄弟父母之間猶相諂諛也相欺詐
也況於君臣朋友之間乎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
友只是一箇道理若一處壞即皆壞矣此風大可畏
常宜禍亂未作時猶一切含糊不見醜怪若萬一有
大禍亂則君臣之間無所不至矣故賈誼有言見利

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即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茍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於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凡此種種他日吾友將見之出元城語錄

劉公曰先人往任西京監牧使懲前政門賓之弊更不延士人於門下與司馬温公為同年契且以其樂於教育故白公遣某從學與公休同業凡三四日一往以所習所疑質焉公忻然告之無勌意凡五年得一語曰誠某請問其目公曰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

道及臻其道一也復問所以致力公喜曰此問甚善當自不妄語入余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楯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韓璀乞言公提獎數四而曰唯在力行而已董生不云乎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二者不在乎他在乎加意而已古人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故以行為貴並出元城譚錄

仕學規範卷十

仕學規範卷十一

宋 張鎡 撰

行已

劉公曰某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胡珵沉吟良久曰誠之一字處禍處福無非安樂公曰此便是安樂法也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手顧之笑曰只為有這軀殻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某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

理也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横妙用無處不通子試觸類求之直是無窮某以此杜門不與時事極快活其樂無窮任恁生也動某不得定也動某不得定也

公曰有盛待制者名濤嘗有一語可取云士大夫行已正如室女常須置身在法度中不得受人指點其人雖無狀當日聞此一談却有可取某每為人言之

公又曰學者直是先理會取根本始得其他末節都閑

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不知根本後
凡所見聞都奔向那裏去也若知根本行住坐卧無
處不畏中立以謂如何胡珵曰楊先生常愛說一箇
仁字其道甚大公曰大都根本只是箇誠仁在其中
矣譬如造酒須下得脚是始得脚是方論美惡下脚
不是終不成酒人若不知根本雖勤無補性明試以
老夫鄙言思之須得箇道理去予試思之有無窮之
味某從學温公時亦只得這箇言語這便是精要處

也已上出南部新書

真廟出喜雨詩示二府聚看於上前王文正公袖歸因諭同列曰上詩有一字誤寫莫進入改却王冀公曰此亦無害欽若退而陰有奏陳翌日上怒謂公曰昨日朕詩有誤寫字卿等皆見何不奏來公再拜稱謝曰臣昨日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陳不勝惶懼諸公皆再拜獨馬知節不拜具言公欲奏白而欽若沮之又王某略不自辨真宰相器也上顧公笑而撫諭之

有卜者上封事語干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妄果臣僚與之遊從盡可付御史獄按罪公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人筭命選日草本即無言及朝廷事臣記往年亦曽令推步當生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同問罪上曰此皆已發露公曰豈可臣自有之而幸於未發惟罪衆人也上曰卿意如何對曰臣不欲以卜祝賤流累及

朝臣上乃觧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乞行根治欲因而擠人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寢尋焚去矣

有貨玉帶者持以及門公之弟兵部因持以呈公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玉亦石也得不重乎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也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於賜帶

韓魏公曰君子當先處已至於義足然後委之以命可以無悔

人能平得有已之心則為賢人矣人人莫不能道之及行事大為難事常令着意於此勿以為易也

内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

公為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

吾閱人多矣久而不變是為難

寡慾則事簡識理則事無礙

公元勲盛德如此聞人一善則曰某不及

君子循理而動靜以處之禍福之來非所惑也

君子能扶人之危賙人之急固是美事能不自談益善矣

處已以難處人以易則無往而不服

君子業履須當精微放過一事便為小人所窺也

公之客有被名而請教者公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

凡人語其所不平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公不然更說至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己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佳流無不往者公於其間雖最年少獨未嘗往焉李數名公而數以事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耳然公處不失和李莫得致怨同時諸公莫不被凌詬而獨未嘗侵公也公曰以誠待之耳已上出名賢遺範錄

范文正公仲淹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煉水銀為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授子即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絶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出東軒筆錄

公曰君子言欲遜而行欲嚴蓋不遜則召禍不嚴則受

侮孔子曰吾執御乎又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此雖遜何傷也若言媚竈則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

蓋恐傷乎行不得不厲爾後世君子言之不孫者多

矣於行則未嘗嚴也

問人之治身何者為先人之所戒何者為急公言易曰

閑邪存其誠孔子曰思無邪則是人之治身以誠為

本而所戒者以邪為急蓋正心誠意而行乎正則動

容舉措無非正也正之氣充于四體發于面目可以

望而知其為正人也茍不正心誠意而存乎邪則形容動作亦皆不正充于四體發于面目可以望而知其為邪人也至於國之興亡亦以正與不正況于人乎並出節孝先生語錄

胡文恭公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為意在文館二十餘年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身俟時無為造物者所嗤世以為名言出澠水燕談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云耕者入壞塚而

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百金荅之尤為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玉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為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歎服公寬厚不已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

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

觧持燭矣軍中感服

魏公言狄青作定副帥一日宴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

性素踈訐時優人以儒為戲易教然謂黥卒敢如此

詬詈武襄不絶口至擲樽爼以起公是時覰武襄氣

殊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温次日武襄首造劉易謝公

於是時已知其有量 並出韓魏王别録

鄒公浩雖遇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而不

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為常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唯韓不顧凝如平時徐言曰無忿疾于頑惟頑能致人忿故也人謂其家學蓋魏公之後

一切世間君子小人好惡不常若要一時周遍冠昏喪祭往還飲食之禮一一過當周至時費盡一生心力只得人道是箇好周至人然又不能使君子小人皆喜所謂外慕也只有一箇誠意千古萬今使不盡

君子所以不言人之過者何也未說口不臧否人也未說先自治而後人也秖是自治為急常恐自家身心錯了念念在此何暇管他別人夫子曰夫我則不暇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國人此為君而言也非為臣者所以責君父子之間不責善此為父而言也非為子者所以責父

出無謂之言行不必為之事不如其已

以簡傲為高以諂諛為禮以刻薄為聰明以闒茸為寛

大胥失之矣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已上出晁氏客語

葉道卿自浙漕罷以母老求司宮鑰長子經臨江軍修謁方入客次閒衆賓聚首言道卿被罪葉揖而問得報耶賔曰傳聞耳曰葉道卿乃某之家君以祖母老求便實無過衆賔負赧幾失所措信知稠人中不可妄談是非昔人有言客次與茶酒肆中最宜謹默可不信乎出和氏談選

給事中徐禧歿於王事朝廷錄其子弟十餘人以弟祕為太廟齋郎祕自陳願閣此恩以待兄有嫡孫日推授朝廷嘉而許之祕為太學生有聲名而孝悌康退之行又如此

長安隱士曰高繹有古人絶行慶歷中名至京師朝廷欲命以官固辭歸山特賜安素處士家甚貧妻子寒餒終不以困故受鄉人財閉門讀書而已（並出文昌雜錄）

李文正嘗曰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

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如子
尚何求名惟在養其高致爾薦以此言如佩韋弦也

出師友
談記

仕學規範卷十一

仕學規範卷十二

宋 張鎡 撰

行己

謝子與伊川别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别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㸃檢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㸃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余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

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譬如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蔬食菜羹却去屋裏喫也

或問呂與叔問常患思慮紛擾程夫子荅以心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何謂敬謝子曰事至應之不與之往非敬乎萬變而此常存奚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謂此耳

申顔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門人有初見請教者先生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植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

李泌不娶妻食肉見他已甚必不能久亦自無此理如今只是學箇依本分

今人有明知此事義理有不可尚吝惜不肯捨去只是不勇與月攘一鷄何異天下之達道三智仁勇如斯而已

有所偏且克將去尚恐不恰好不須慮恐過甚曾本此下註云矯揉就中之謂也

問一日静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静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於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

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

或曰矜夸為害最大先生曰舜傳位與禹是大小大事只稱他不矜不伐若無矜伐更有甚事人有已便有

今心立已與物幾時到得與天為一處須是克已纔覺時便克將去從偏勝處克克已之私則見理矣曰獨處時未必有此心多是見人後如此曰子路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許大子路孔子却只稱其如此只為他心下無事此等事打疊過不怕此心因事出來正好着工夫不見可欲却無下工夫處曰有人未必有所得却能守本分何也曰亦有之人之病不一此是賢底病人却别有病處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耶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之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已上出上蔡語錄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

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謹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乞鄰醯以與人是在今之君子蓋常事耳顧亦何害然孔子不以為直以所以辭康子之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學者必欲進德則行已不可不直蓋孔子之門人皆於其師無隱情者知直故也如宰我短喪之問之類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洪毅人須能洪然後有容因言陳

述古先生云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

忠信乃為進德之基本無忠信則如在虛空中行德何以進

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

章郇公在私第子弟有夜叩門稟事者公曰若是公事明早來待漏院理會若是私事即於堂前夫人處稟

覆在中書一日坐處地陷徐起使人填之不以為怪

家人聞之甚憂及公還家亦不言至晚公與弟虞部者對飲虞部問公今日聞中書地陷是否曰中書地陷何干汝事竟不言前輩大抵有此氣象卒乍摇撼不動已上出龜山語錄

孫文懿公眉州魚虵人少時家貧欲典田赴試京師自經縣判狀尉李昭言戲之似君人物求試京師者有幾文懿以第三登第後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恐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

又公嘗聚徒滎州貧甚得束脩之物持歸為一村鎮將悉税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者部川絹綱至見公愧懼公慰藉之黄金一兩贈其歸其盛德如此

賈内翰黯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為守内翰謝文正曰某晚生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内翰拜其言不忘每語人曰吾得於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

元豐間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廟坐

見監司府官唐介參政之子義問為轉運判官退謂其客尹焕曰先公為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以為恨耶某當避之焕曰潞公所為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公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公公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義問聞之復謂焕曰微君殆有失於潞公也一日潞公謂義問曰仁宗朝先參政為臺諫以言某謫官某亦罷相判許州未幾某復召還相位某上言唐某

所言正中臣罪名臣未名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某言起叅政通判潭州尋至大用與某同執政相知為深義問聞潞公之言至感泣自此出入潞公門下後潞公為平章重事薦義問以集賢殿修撰帥荆南嗚呼潞公之德度絕人葢如此

温公入相元祐薦劉器之為館職謂器之曰足下知所以相薦否器之曰某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某閑居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某

之所以相薦也

范忠宣公帥慶陽時為總管种詁無故訟於朝上遣御史按治詁停任公亦罷帥至公為樞密副使詁尚停任復薦為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公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某不肖為其子孫所訟寧論事之曲直哉嗚呼可謂以德報怨者也

田晝者字承君陽翟人故樞密宣簡公姪也其人物雄偉議論慷慨俱有前輩之風鄒浩志全者教授潁川

與承君遊相樂也浩性懦因得承君故遇事輒自激勵元符間承君監京城門一日報上名志全承君爲之喜又一日報志全賜對承君益喜監門法不許出志全亦不來久之志全除言官承君始望志全矣志全遣客見承君以測其意客問承君近讀何書承君曰吾作墨子詩有知君既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染絲之句爲鄒志全發也客言於志全志全折簡謝承君辭甚苦因約相見承君曰斯人尚有所畏未可絶

也取告見之問志全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為何官志全愧謝曰上遇羣臣未嘗假以聲色獨於某若相喜者今天下事故不勝言意欲使上益相信而後言貴可有益也承君許之既而朋黨之禍大起時事日變吏承君謝病歸陽翟田舍一日報廢皇后孟氏立劉氏為皇后承君語諸子曰志全不言可以絕交矣又一日志全以書約承君會潁昌中塗承君喜甚亟往志全具言諫廢立皇后時某之言轗憝矣上

初不怒也某因奏曰臣即死不復望清光矣下殿拜
辭以去至殿門望上猶未興凝然若有所思也明日
某得罪志全承君相留三日臨别志全出涕承君正
色責曰使志全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
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顧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
當為者未止此也志全茫然自失歎息曰君之贈我
厚矣乃别去建中靖國初承君入為大宗丞宰相曽
布欲收置門下不能屈除提舉常平亦辭請知淮陽

軍以去吏民畏愛之歲大疫丞君日自挾醫戶問病者藥之良勤一日小疾不出正晝一軍之人盡見丞君擁騎從騰空而去就問之死矣或曰為淮陽土神云

范魯公誡子孫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道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

而尊人先彼而後已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戒爾勿曠放曠放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兇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謹樞機災危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為身累舉世重交遊擬結金蘭契忿怒從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性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激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為玩戲所以

古人疾遽篨與戚施舉世重任俠俗呼為氣義為人赴急難往往陷刑制所以馬援書勤勤告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為識者鄙恭惟祖宗所用宰輔皆忠厚篤實之士獨魯公為之稱首余讀國史得其詩錄以為子孫戒已上出邵氏聞見前錄

予見司馬文正公親書一帖光年五六歲弄青胡桃女兄欲為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湯脫之女兄

復來問脫胡桃皮者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後公以誠學授劉器之曰自不謾語入東坡書公神道之石亦曰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以二言曰誠曰一云

張堯封從孫明復先生學於南京其女子常執事左右堯封死入禁中為貴妃寵遇第一數遣使致禮于明復明復閉門拒之終身並出邵氏聞見後錄

仕學規範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仕學規範卷十三

宋 張鎡 撰

行已

龜山先生教黄用和鍰云富鄭公言士大夫須有崇深氣象所謂崇深豈非欲自尊大而使之不可測耶曰崇則尊嚴深則不淺露黄以為深中其病

富文忠公少日有詬者如不聞或問曰恐駡他人曰斥公名云富某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

許少伊語林季仲大凡做事着力不在面皮上已上出步里客談

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恩溫良者戒於無斷沉静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亡右康衡所上疏元城先生嘗稱之曰君子不以言取人不以人廢言故言之可取者君子不廢之此語亦可以為座右銘出嬾真子錄

人有忿爭者和靖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出涪陵記善錄
君子小人並生於世其好榮惡辱之心則同縉紳謂市道為可羞者將以名節勝之耳學問所以求為名節而文章者所以飾之之具也棄名節而竊學問文章之稱是猶立糞土為墻屋以丹堊飾之而遊居寢卧其下其不為覆壓則幸而已矣
君子立身自有本末使福可為而禍可去猶不當少貶

以就況命本於天決非人力所能增損而相時射利者自以為計得豈非惑歟吾見其徒為此紛紛也出龍溪文集

寡言擇交可以無悔吝可以免憂辱

無瑕之玉可以為國器孝悌之子可以為家瑞

寶貨用之有盡忠孝享之無窮

和以處衆寬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也

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

多言則背道多慾則傷生

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

好勝者必敗貪榮者必辱

知足則樂務貪則憂

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

不譏人短不周人急非仁義也

心不清則無以見道志不確則無以立功

結怨於人謂之種禍捨善不為謂之自賊

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殘生之本

為善不如捨惡救過不如省非

勉強為善勝於因循為惡

責人者不全交自恕者不改過

自滿者敗自矜者愚自賊者忍

寡言省謗寡慾保身

行坦途者肆而忽故疾走則蹷行險途者畏而謹故徐步則不跌然後知安樂有致死之道憂患為養生之

本可不省諸

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殘性命以斤斧

以衆資已者心逸而事濟以己禦衆者心勞而怨聚

自信者人亦信之胡越猶弟兄自疑者人亦疑之身外

皆敵國

為善如負重登山志雖已確而力猶恐不及為惡如乘

駿走坂雖不加鞭策而足亦不能制

善惡報緩者非天網踈是欲成君子而滅小人也

薄於所親而責人重者不可與言交好名欲速者不可與共謀貪而喜詐者不可與同利害忍而好勝者不可與同逸樂

為己重者不仁好廣積者不義足恭者無禮貪名者無智

功名官爵貨財聲色皆謂之欲俱可以殺身或問之曰欲可去乎曰不可飢者欲食寒者欲衣無後者欲子孫是甘於自殺也然知足而不貪知節而不淫無沽

名之心而不求功亦庶幾乎欲可窒也

立身之道內剛外柔肥家之道上遜下順不和不可以接物不嚴不可以馭下

壽夭在天安危在人知天理者夭或可壽忽人事者雖安必危

欲去病則正本本固則病可攻藥石可以效欲齊家則正身身端則家可理號令可以行固其本端其身非一朝一夕之事也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曲盡其孝以保富貴之策奉君則無往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已則寡過以恕已之心恕人則全交

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接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

知足者貧賤亦樂不知足者富貴亦憂

器滿則溢人滿則喪

行四通八達之衢者不迷思大公至正之道者不惑

蠻夷不可以力勝而可以信服鬼神不可以詐欺而可以誠達況涉世與人為徒者誠信其可捨諸

歲月已往者不可復未來者不可期見在者不可失為善則善應為惡則惡報成名滅身惟自取如何耳

屈己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

有限之器投之則滿盈則溢太虛之空物物自容靜躁寬猛視量如何耳

盖棺始能定士之賢愚臨事始能見人之操守

猛虎能食人不幸而遇之必疾走以避小人能媚人人喜與之親不幸而同利害必巧為中傷

忠

内不欺於妻子者事親必孝外不欺於朋友者事君必忠

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君也内不可欺者親也外不可欺者人也四者既不可欺心其可欺乎心不欺人人其欺我乎

溺愛者受制於妻子患失者屈己於富貴

涉世應物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由行草莽中荆棘之在衣徐行緩解而已所謂荆棘者亦何心哉如是則方寸不勞而怨可釋

以言傷人者利於刀斧以術害人者毒於虎狼言不可不謹術不可不謹也

誠無悔恕無怨和無仇忍無辱

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庶幾爲君子已上出省心雜言

人欲常和豫快適莫若使胷中秋毫無所慊孟子言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為一樂此非身履之無以知聖賢之言為不妄也吾少從陝州一老先生樂君嘉問學樂君好舉東漢延篤書語人曰篤云吾昧爽梳櫛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姬旦之典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遥内階誦詠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其所以然者乃自於東脩以來為人臣不陷

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固自謂有得於篤者今士大夫出入憂患之域艱難百罹未嘗獲伸眉一笑其間雖或出於非意然推其故非得罪於君親則必不能無愧上下之交苟免此四者未有不休休然者

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為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辨理至於納平生誥勑以保之文忠不知也中歲嘗置黃

黑二豆於几按間且自數之每興一善念為一善事則投一黄豆於别器内每興一不善念為一不善事則投一黑豆於别器暮發視之後黑豆漸少久之既謝事歸南京二念不興遂徹豆無可數人强於為善亦在造次之間每自防檢此與趙清獻公焚夜香日告其所行之事於上帝同也

大抵人才有四種德量為上氣節次之學術又次之材能又次之欲求成材四者不可不備論所不足則材

能不如學術學術不如氣節氣節不如德量然人亦安能全顛有偏勝亦視其所成之者如何故德量不可不養氣節不可不學學術不可不正材能不可不勉茍以是存心隨所成就亦便不作中品人物唐人房喬裴度優於德量宋璟張九齡優於氣節魏鄭公陸贄優於學術姚崇李德裕優於材能姚崇弊於權數李德裕溺於愛憎則所勝者為之累也汝曹方讀唐書當以是類求則益其他瑣細與無用之空文不

足多講徒亂人意爾 已上出石林避暑錄

一士夫遠自江浙携家入廣赴調且以貧為累焦焦然見於顏色因謂之曰貧不足為公累心為公累耳若公不入仕又何以處隨分節約老幼均之自可無累若恣口腹欲快意但恐私慾横生無時可足貪冒無恥禍必及之回視節約之樂如在天上請公先與此心斷之便自無累

為善而好名乃是大患若能涵養消除其好名之心方

是為善耳不然則有作輟矣

或問不幸與小人處如何先生曰常自點檢

或問人有謗己辯之則愈謗不辯則有所不甘當如何曰無愧此心足矣辯之固不足不甘只是所養未至

或問先生幼年處學舍正當苦寒衣衾不備終夜看書不已每至達旦一鄉里富人或以衣物見惠力辭不受或不得已受之乃以與同舍之貧者此豈無情耶先生曰士處貧困正是用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節抑則

貪欲必生廉恥盡喪工夫安在孟子曰士尚志志之所在豈可為貧困奪了於此時下得工夫則器局漸漸涵養覺大死生禍福窮達得喪便可無間斷我豈矯情者耶此士所合為者已上出横浦語録

為善者常受福為利者常受禍心安為福心勞為禍

用明於内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以分歟

窮達繫道之興廢不為已之貴賤故有道之士處窮而不悶

范文正公歸姑蘇未至近邑先投遠狀或以為太過公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敢不盡禮乎前輩長厚大抵如此

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示祥風和氣皆在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癘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是以君子謹其獨

富鄭公年八十大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在公

尚然況他人乎

喜逆已之言則怨消於冥冥惡逆已之言則禍成於不

測

出横浦日新

士大夫以氣為主氣一不振則阿匼苟容無不為矣已上

仕學規範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仕學規範卷十四至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録舉人臣謝錫位

欽定四庫全書

仕學規範卷十四

宋 張鎡 撰

涖官

左丞高防在蔡州日部民王乂為賊所刼捕得其黨五人繫獄窮理贓仗已具録事參軍司徒達判官盧紘據案請加極典防疑其不實取贓閱之因召王乂問曰爾家所失衫袴是一端布邪乂曰然防令校其幅尺皆廣狹不同又踈密差異賊乃稱寃防曰何故伏

罪賊曰不任捶楚蓋自誣以求速死耳居數日獲其本賊紘達叩頭請罪防皆不奏得活者欲詣闕訟防之功訴紘達之罪防遽令止絶為製衫帽具酒食諭而遣之出太祖朝名臣傳

武節使行德遷河南尹西京留守時官禁鹽入城犯者法至死募告者賞錢十萬洛陽縣民家嫗持菜入城中賣有桑門從嫗買少償其直取菜反覆顧視不買而去嫗既不售持入城門抱關者搜菅中得鹽擒以

詣府行德詰嫗嫗言桑門嘗買菜顧視良久而去即令捕桑門具伏與抱關吏相結以鹽誣嫗欲希其賞行德釋嫗治桑門及抱關吏數輩人皆畏之若神明都下清肅

沈恭惠公倫建隆三年遷給事中賜金紫為陜西轉運使乾德中蜀平以倫為計度制度使先是大將軍王全斌崔彥進等入成都也皆厚掊斂民家玉帛子女洎倫至獨居佛寺蔬食而已及受代歸關篋中唯圖

書數卷太祖廉知之故貶全斌等擢倫為戶部侍郎樞密副使並出太宗朝名臣傳

柳開仲塗太宗特擢為右贊善大夫及征河東命從駕督楚泗八州運糧會盜起常潤選知常州至則遣人招諭羣盜設計擒之賊懼悉來歸因出私錢為賞解衣賜賊帥置之左右或曰寇不可近開曰彼失所則盜得其所乃吾民也始懼死而我親愛之出其望也以赤心感之彼必盡歸我矣不半歲境內悉寧命知

環州是州與吐蕃接境州人與蕃中貿易悉自制衡
量增減其直以與之或戎人有訟官司又不之理以
故戎境多怨開至一其價直民欺戎人者罪之部落
翕然歸向未幾移邠州時調民輦送趣環慶歲已再
運民皆蕩析產業而轉運使復督後運民數千人詣
州號訴且曰力不逮願就死矣開亟貽書轉運使曰
開近離環州知芻糧計不增大兵可支四年今蠶農
方作再運手發老幼疲斃畜乘困竭柰何又苦之如

不能開即馳詣闕下白於上前矣卒罷之

陳諫議省華累遷京兆櫟陽令縣之鄭白渠為鄰邑強族所據民久不得訴省華以理辨之盡去壅遏之弊水利均及衆頗賴之又民有累世不葬其先省華召而諭之貧無以具者給貲為助至道初姑蘇水災民饑亟白省華拜祠部員外郎知蘇州賜金紫至則復流民數千戶殍者悉瘞埋之詔書褒美

趙昌言復知天雄軍府臨大河豪民有峙芻茭者將圖

厚利誘一姦人使穴其隄防歳仍決溢昌言廉知之一日隄吏告急徑取豪家儲積以給用自是無敢為姦利者會秋霖河溢逼城籍府兵負土增隄數不及千索禁卒以佐其役師人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食厚禄欲坐觀耶敢不從命者斬士衆股慄就役不浹辰而城備太宗善之台拜給事中參知政事

王刑部濟為漳州龍溪主簿時福建諸郡輸鶴翎為箭

羽既非常有之物而官司督責尤急民甚苦之濟輒以便宜諭部民用鵝翎代之因附驛奏裁詔可其請施行旁郡民咸便之屬歲旱雨縣有陂塘數百頃先為大姓輪課而專其利濟悉取之引水以溉民田自是無愆亢之患汀州以銀冶事爭訟踰十年不盡凡連逮數百人繫獄轉運使命濟鞫之繞七日盡得其情從坐者數人而已

邵諫議曄知蓬州録事參軍時太子中舍楊全知州性

悍卒不曉理道部民李助十三人被誣為刼盜悉寘于死曄察其枉不書牘白全願刻其實全不聽乃取二人棄市餘減死械送闕下翌日果獲正盜全坐削籍為民曄代還引對太宗謂曰爾能活吾平民深可奬也面賜緋魚錢五萬命有司以全事戒諭天下授曄光禄寺丞使廣南採訪刑獄後知廣州城瀕海每蕃舶及岸常苦颶風曄鑿内壕通舟颶不為害及遇疾吏民蕃賈詣佛寺設會以禱之其卒也多灑泣焉

李刺史繼昌性謹厚所至以寛柔為治衆頗懐之任峽路日與上官正聨職正嚴忍好殺嘗有縣胥䕶送芻糧地遠後時而至正令曳出斬之繼昌徐為慰解卒貸焉其當死救䕶而免者頗衆

馬正惠公知節知秦州其州嘗質羌首之支屬二十輩殆踰二紀知節曰羗亦人也豈不懐土悉遣還之蕃落感其恵訖受代無犯塞者時小泉銀監院井久不發而歲課弗除主吏没家産備償猶未盡知節三奏

始得請蠲之仍許以日收為額會知益州宋大初與鈐轄楊懷忠不協以知節請其習俗乃授西上閤門使知益州兼本路轉運自乾德平蜀後歲貢羅綺動踰萬計籍里比補牙校部舟運歷三峽而下沉覆殆半破產不能償州民深以為患知節請擇廷臣省吏二十人凡舟二十艘為一綱以二人主之三載一代而較其課自是鮮敗事者蜀人賴焉

王侍中嗣宗知邠州郡城東有廟曰靈應公旁有山穴

羣狐處焉妖巫挾之為人禍福風俗尤信向水旱疾疫悉禱之民家語言為之諱狐嗣宗燻而逐之盡塞其穴淫祀遂息已上出真宗朝名臣傳

李集賢行簡在蜀時富民陳子美者繼母詐為父書逐出之累訴不得直轉運檄行簡劾正其事及代還子美乃遺以黄金五百兩行簡怒不納感泣而去

王文穆公欽若遷太常丞判三司理欠憑由司上疏請盡蠲天下宿負以廣恩澤乃自乾德至咸平放逋負

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

李允則知潭州兼管幹湖南路廵檢兵甲公事初馬氏暴斂州人出絹謂之地稅絹又屋每間輸絹丈三尺謂之屋稅絹又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允則一切除之又民輸茶初以九斤為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以十三斤半為定制又度湖湘山田可以蒔禾而民惰不墾耕乃下令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由是山田悉墾之會湖南饑欲發官廩先

賑之而後奏轉運使以為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不聽明年又饑復欲先賑之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乃顧以家貲為質由是全活者數萬人

馬忠肅公亮以殿中丞通判常州時吏有亡失官物械繫妻子至連逮者數百人亮一切縱去許自償所負不踰月而盡輸之擢知濮州徙福建轉運同提點刑獄時初置提點刑獄亮至部覆訊冤獄全活者數十人亮為西川轉運使時諸州鹽井歲久泉涸而官督

所負課州繫捕各數百人亮盡釋繫者而廢其井凡
除所逋二百餘萬代還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攻
為鄉人共謀殺之在法當死者四人亮謂其僚屬曰
夫能為民去害而反坐以死豈法意邪乃批其案悉
貸之
寇密學瑊權知開封府戚里有毆妻更赦事發者太后
怒曰夫妻以義合奈何毆以致死邪瑊對曰傷居限
外事在赦前既付有司不敢亂天下法卒免死

李龍圖紘知磁州部有宋平者參知政事陳堯佐妻黨也貪横不法紘首按其姦贓而竄逐之部中為之肅然

陳刑部貫知衛州徙涇州州人以嚴見憚雖簿書筦庫賦租出入莫不親檢察之甞謂其僚屬曰儻視官物如已物容有姦乎擢利州路轉運使屬歲饑出所得職田粟盡以賑民富民有積粟者率令計口自占其數有餘則皆發已上出仁宗朝名臣傳

仕學規範卷十四